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重影

王鸿达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重影

王鸿达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影 / 王鸿达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王鸿达卷)
ISBN 978 - 7 - 5034 - 7009 - 7

I. ①重… II. ①王…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9339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0 字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黑草垛	1
立秋	12
给水工	27
溃堤	43
寻找河流	62
荒城车站	72
冬天,谷地里的稻草人	88
沾苍蝇	97
重影	110
雪夜工区小站	121
爱情赌局	134
村疫	149
回家匆匆	162
发生在永塘村的一桩案情	173
快乐的鸭子	186
时差	196

三棵树车站	212
煤黑子张	223
一九四〇年的乡村潜伏	229
穿越城市上空的黑鸟	246
杀年猪	259
河边的红柳	278
楞场上的春天	290

黑草垛

村长带着治安警察来到食杂店的时候，食杂店里站满了人。都是些上午刚从地里干完活回来的农民，一张张挂土的脸上夹杂着一股汗酸味。站在人群后面的男孩，不但闻到了一股汗酸味，还闻到了一股别的味儿。从大人们挤挤挨挨的缝隙里，他望得见货架上那一排排摆得满满的罐头，看上去都是矮墩墩的，神气十足的样子。他暗暗认过罐头上贴的商标纸，可不是认识商标上的字，他半个大字也不认识。他认的是那上面鲜红的红烧猪肉和银白色的弯弯的鱼。此刻这两股气味不时地一阵阵送来，勾得他嘴角快流涎水了。可是他很快忍住了，他的鼻子嗅到了另一种味道，是从人头上飘过来的一缕香烟味。是那个治安警察在吸烟（满屋子里只有他在吸烟，是村长递给他的，村长自己没吸），这股烟味叫他感到一阵恐惧不安，甚至伤心绝望。他想离开那里，到外面去找两个姐姐，可是地上像有什么东西粘住了他的脚。

食杂店是村长家开的，自从村长开了食杂店后，村里有什么事情都在这里解决了。不过这倒有点难为村长的老婆了，每到这时，那个肥胖的女人就要从里屋走出来，睁大她那双没睡醒的肿泡眼（她好像每天总有睡不完的觉），警惕地有点不怀好意地盯着满满当当一屋子的人（他们可不是来买什么东西，而且还得提

防着这些穷鬼别顺手牵羊顺走点什么，比如一颗糖果呀，一团线或几枚针什么的）。

“李顺，说说看，你有什么证据呢？”足足吸了两支烟的工夫，治安警察开口了。

“我已经跟村长说过了。他家的鸡第一次来刨我家园子里的菠菜籽，是刚开春撒种下地的时候，我逮住了，给他家送去了。第二次我家园子里菠菜长出来的时候，那只讨厌的鸡又飞进来了，我逮住给他家送去时说，看好你家的鸡，不然下次再叫我逮着可就不客气了。回头我又把菜园障子加高了。谁想那只该死的鸡还是能飞进来呢？第三次我逮住它时我想应该给它一点教训，就把它的一只腿打折了，我给他家送去时对他女人和孩子说，这回它再也不会飞到别人家园子里去了。可并不妨碍它下蛋……可是第二天夜里我家的草垛就着火了，你们想想看，天下有这么巧合的事吗？”

“这么说可不能算作证据，不能算作证据，你明白吗？”治安警察冷静地说。

那个叫李顺的人听了茫然张皇地瞅瞅治安警察，又瞅瞅黑压压的人群。突然眼睛一亮，发现了人群后面那个胆怯的孩子。“把那个孩子叫来问问好了。他是知道的。”

人堆里立刻闪出一条道儿来，两边两排沉默麻木的脸一齐扭转过来说，柜台里面坐着的那个黑瘦治安警察在招手叫他。柜台外面一块空地上除了站着他家邻居外，还站着他的父亲冯福和他的母亲秀珍。冯福这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正一脸惶恐地望着他。相比之下他的女人倒比他镇定得多。她穿着一件体面的红衣衫（这件红外罩衫只有在走亲戚时男孩才见她穿过），直挺挺站在那里，对他一眼也不望。那种要命的恐惧绝望的感觉又梗在心头了。他像被人推着磨磨蹭蹭挨到前面去，各种各样的目光都向他身上聚拢了来，压得他有点喘不过气来。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今年多大啦，上学了没有？”治安警

察尽量和蔼着口气问。

“我……我……学……学……十……十……”

“你在说什么？”治安警察费力地竖起了耳朵。围着的人轻轻笑了起来。

刚刚站到前面去的男孩脸憋成了紫茄子色，快要哭了。时间凝固了（在他看来这几秒钟像过了几年一样长），他哆嗦着腿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那个老实的父亲替他回答了：“报告政府同志，他是个结巴，今年十虚岁，还没有上学，还没有个学名。”

治安警察听了，回过头去，以一种不太高兴的讥讽口气问李顺：“你要我问的就是这个孩子吗？”

“算了算了。”李顺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说道：“算我没说，你打发他走吧。”

于是男孩立刻觉得那流水样的时间又在他的脚下飞快流去了，那汗酸味和肉罐头味又充塞了他的鼻孔。

“不过，冯家的鸡可是你打坏的？”

“没错，这一点我刚才已经承认过了。”李顺满不在乎地说，口气里颇有些挑衅。

“那么你要包赔他家的鸡，你赔了鸡钱后，这只鸡就可以是你的了，不管是吃肉还是留着下蛋，随你的便了。”

屋子里的嗡嗡声如同苍蝇乱扑在窗玻璃上一样响了起来。男孩看到治安警察扭过头去在询问冯福和他女人那只芦花鸡的价钱。不等冯福说什么，他的女人就抢着说了：“那只芦花鸡是去年冬天在集上买的，花了十块钱，现在正是下蛋的时候，至少要赔俺家十五块钱。”男孩的脸又憋红了！她在撒谎，去年冬天在集上他明明看到她是花五块钱买的。他张了张嘴，可是没有谁再向他看过来一眼。

裁决就这么定了下来。人群拥挤着他和他的父母向屋外散去。那个怒气冲冲的庄稼汉也垂头丧气地蔫了下来：“算我倒霉，谁让我摊着这么个……”接下去的话下流得不堪入耳，谁都知道

是说给他的那个女邻居听的。

走到外面来，五月正午的阳光刺得男孩有点睁不开眼睛。等他慢慢睁开了眼睛，看见他那两个腰圆身粗的姐姐正在不远处一棵榆树下玩跳皮筋，他走过去。路边松软的泥土里站着几个不大的孩子和狗。他耳朵里听到一声悄悄的骂：

“放火的贼！”

他猛地转过身去，可眼睛又看不清东西了。只觉得一团红雾里有一张脸在飘去。他拔起腿刚要追过去，被人一把扯了回来，一个女人冷冰冰的声音在头顶上响起：“走，回家去。”

下午，村长到来之前，女人和男孩站在自家的院子里。冯福和两个大女儿去田里了，女人背对着太阳，像白铁皮剪成的人形儿一样扁扁的、死板板的，连声音也像白铁皮一样刺耳，像白铁皮一样没有热情：“你打算说出去了，是吗？你差一点就说了。”男孩没吱声，恐惧地睁大了一双眼睛盯着女人手上的鸡。女人接下去说了，还是一点也不激动，眼睛里也一点没冒火，“你快长成个大人了，你得学着点。否则你会像这只鸡一样被人打断腿的。”女人说着狠狠将鸡摔在院子里。瘸腿鸡哀鸣了一声钱倒在地上，扑起的尘埃久久没有散定。男孩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后来村长就走进院子来，村长是来送那十五块钱赔偿金的。村长站在充满阳光的院子里，剔着牙缝，并不急于把那只痛苦的鸡抱走。芦花鸡奄奄一息地倒卧在院子的尘土里，男孩一脸哀伤地守在它跟前。女人走回到屋里去了。灶坑里的火已经熄灭，可是她还习惯地坐在那里，屋门大敞着。

村长的目光落到了院外那堆黑草垛上。村长开口说话了：“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每年春天村子里总要有一家草垛失火的。”

“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春天风大草干很容易着火的啊。”冯福女人口气轻松得好像在谈论一件别的什么事情。

“……可是村子里总要为此掏出一笔治安防火罚款的。”

“这你该找失火的人家要去。”冯福女人眼睛讥讽地眯着极其冷淡地说。

“唉，算啦，他们已经够倒霉的了……”村长摇了摇头，有些息事宁人地同情说，并从他嘴里打出一声酒嗝来。他中午刚刚陪着治安警察喝过，这会儿脸还红着呢。

晚上女人做了红烧猪肉，两个姐姐快活地叫着大嚼大咽了起来。而男孩则没有了胃口，他惦记着那只被抱走的鸡，它活不了多久了。

早上男孩到村外草甸子上去放鸡，看到同村上学的孩子们三三两两从他面前走过——“磕巴，磕巴，吃屎吧！”“你……你……我……我……”他脸又憋得通红了，自卑地远远躲开了。他想起去年秋天上学的情景。男孩上学的第二天就被那个严厉的女教师扯着耳朵拎回家来了，她对他母亲吼着：“他不会说话吗？这个结巴猪，气死我啦！”母亲像下错了蛋的母鸡一样脸微微红了起来。隔不多久，那女教师家后院的草垛就失火了。不过他总算比两个姐姐幸运，两个姐姐一天学也没上。男孩想如果上学她俩就不会变得又蠢又笨又懒又馋了。上学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他不明白家里为什么不让两个姐姐上学。

中午他过地头去送饭，果然看见两个姐姐躺在地头在晒阳阳呢。这并不出乎他的意料。他知道地里的活准是父亲一个人的份，那两个大姑娘哪里肯动手呢，最多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离老远，他就闻到了她俩那无聊的大声聒噪散发出来的一股不可救药的气息。后来母亲也来到了田里，她俩才像老鼠一样溜回到田里去。

“别再让我看到你俩偷懒的样子。”

吃饭时，母亲命令她俩先撒完四条垄的玉米种子再过来吃饭。阳光晃着地里她俩慵懒的身影。

地头上移过来一个背剪着手的男人身影，是村长。村长手搭

着凉棚向地里望了望，吃惊地说：“秀珍，那是你的两个女儿吗？出落成大姑娘了！”

冯福女人没理他，他又自言自语道：“要是我有孩子也该这么大了。”

冯福女人阴阴地吃吃冷笑了两声，道：“这真是报应，嘻嘻。”

村长像被黄蜂蜇了一下，掉头走开了。

“秀珍，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老实的冯福不安地喃喃说道。

秀珍停止了阴笑，她和走去的那个人影心里此刻不约而同同时想起了十七年前的一段往事来。

村长那会儿还不是村长。村长只是走村串巷卖糖葫芦的小伙子。村长每回卖完糖葫芦回到本村里来，总要留一个糖葫芦，小伙子是留给一个叫秀珍的姑娘。这个叫秀珍的姑娘被小伙子的糖葫芦迷住了。在一天晚上，小伙子把秀珍姑娘带到了自家的草垛里，两人做了那事。事后秀珍姑娘才发觉这是个阴谋。小伙子并没有娶秀珍，而是娶了另一个本村的姑娘，她是大队支书的女儿。新婚之夜，小伙子家院前的草垛起火了，火光映红了新房的窗户，大队书记的女儿惊恐不已……小伙子紧紧搂住自己的新娘子安慰她说：“别怕，火烧旺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是这桩婚姻并没有给小伙子家带来旺运，婚后妻子一直不孕。有一天，村长在村外单独遇见了秀珍，村长愧疚地说：“我必须和她结婚，否则我就当不成村长了。”

“可你就不怕断子绝孙吗？”这个女人阴毒地说，她眼睛里有两朵火苗在往外冒。村长有些后怕，退缩着步子离开了。以后在村子里碰见了，他尽可能躲着她走。村长在想这是一个和别的女人不一样的女人。

男孩小宝是在夏天的一个傍晚发现他的两个姐姐偷偷摸摸嚼

口香糖的。她们两个在村口的榆树下玩耍，将嘴里的口香糖嚼得吱吱响。看见他赶着鸡走过来，两个人都闭上了嘴巴，像两个哑巴似的挤眉弄眼。“走开，小脏孩。”显然她们因为他的到来而恼怒了。

这种口香糖只有村长家的食杂店里有。男孩在村长家的店里堵着了的两个姐姐，两人脸上都掠过一丝惊慌，想把手里的糖扔到柜台里已经来不及了。“过来，小宝。”村长招手叫他过去。他一步一步小心地走过去。村长递过来两块糖，他没接，像怕烫手似的背过手去。村长把糖塞进了他的口袋里。

走出来，大的姐姐叮嘱说：“不要告诉她。”男孩惊慌地点点头。两个姐姐又放心地把嘴里的糖嚼出“吱吱”声……男孩闭上眼睛，感觉眼前有两个硕大的耗子在晃动。

夜里，男孩在梦中惊叫起来：“火……火……”睡在身边的女人被吵醒了：“你在说什么，小宝。”“火……火……火。”“在哪里？”“糖……糖……糖。”女人有些狐疑地望着睁开眼睛的小宝。

白天村长到家来串门。自从春天村长来给冯家送赔偿的鸡钱以后，和冯家有了些走动。当然村长也有公务要办，比如送防火宣传单或老鼠药什么的。秀珍蹲在灶坑前烧火，欢快的火光一明一暗地映着她一张冷漠的脸。

“你在打她的主意。”

“谁？”

“大风。”

“我是把她当女儿看待呢，喜欢还来不及呢。”村长说。

“她可没有这个福分，你最好还是离她远一点。”

秀珍熟练地拨弄着灶坑里的柴草。村长站着看了一会儿就讪讪地走了。女人随手把防火宣传单扔进了灶坑里。

转眼到了秋天。村子里家家户户门前开始晾起了干草垛。男孩的两个姐姐像两只愚笨的鸭子在草垛上挪动着粗笨的身躯，麦

草弄了她俩一身一头，并从草垛上传来她俩无聊的故作惊奇的夸张笑声，飘荡出去很远。并飘来一股麦草青香味。

“瞧呀，她俩就像两只发情发贱的小母鸡。”

“该是给她俩张罗找婆家的时候了。”老实的冯福说了一句。

“可是她俩才只有十五六岁呀。”

“嗯，这个年龄是小了点。不过要是从前也该这么想了……”

秀珍倚在门框上，向草垛上痴痴地望着。她似乎想起了自己从前做姑娘时的情景。可这美好的瞬间只在她嘴角上闪了一下就消失了。她返身走进屋去，该是点火做饭的时候了。

傍晚，男孩赶着鸡群从村长家店铺前走过，看见村长家的草垛也垛起来了，就像村长家的地有人帮着种一样，村长家的草垛也是别人帮着垛起来的。而且是村子里最高的一个草垛，恐怕烧到明年秋天也烧不完。男孩想。

“你家的草垛垛得离房子太近了。”草垛下阴影里，有一个人在跟村长说。男孩模模糊糊认出是春天时到村子里来过的那个治安警察。

“放心，没事的。”村长送着那人说。

“还是小心点为好，秋天风大干燥。”那人好心好意地说。

“好吧，等赶明个我叫人把草垛挪到离房子远点，总行了吧。”

“这样最好了。”治安警察走了。

自从草垛在家门口垛起来后，地里的庄稼活就收割完了。两个姐姐显得无事可做，她们除了嚼口香糖，再就是在草垛上疯耍、戏闹。这样的日子可是她们最开心、最快活时光呢。这天上午在外面草垛旁疯笑嬉闹的大凤一头撞在了一个来人身上，她慌忙抬起头来，见是村长，“咯咯”像鸽子一样笑出声来。村长趁机伸手摸了下她的屁股。大凤忸怩地跑开了……村长又在挨家挨户送防火宣传单了，他手里拿着黄黄绿绿的宣传单纸走进院

子来。

“我看你的老毛病又犯了。”院子里站着冯福女人，她的目光正落在外面的草垛上。

村长一顿，随后嬉笑着说：“你不会以为我真的会做出什么吧，我一向把她当成女儿看待的呢，她长得可真像你。”

“你的口香糖叫我感觉恶心。”女人冷冷地说了一句。

村长不再嬉笑说话了。村长很严肃地谈起一件事来。村长说治安警察又来村子里调查从前村子里发生的火灾事件了。说村子里有人告到乡里，还扬言要把村子里的事情反映到县里去。

“腿长在他们身上，谁又能阻止乡巴佬们不去呢。”

“可是这些人都和你吵过嘴，是这样的吧？”

“那又怎么样呢，这是天意。是老天爷在帮助我……哈哈。”女人又阴阴地笑了。

村长心里有一种毛森森的感觉，他走了。

五天后的一个下午，男孩小宝赶着鸡从苞米地里回来。一进门，女人就问：“看着你姐姐们了吗？”小宝摇摇头。到吃晚饭时，二凤回来了，她的神情有些落落寡欢，对谁都不愿多瞧一眼的样子。她往西厢房里走去，女人叫住了她：

“大风呢？”

“她还没回来吗？”二凤咕哝着嘴故作惊讶地反问。她嘴里差不多被口香糖塞满了。

女人没再问。她从马棚子里找出那条马鞭来，并往皮鞭上仔细地抹了些辣椒油。而后不动声色地盯着二凤，慢慢说道：

“你最好告诉我她到哪里去了，你们下午在一起玩了是不是？”

“是……啊……”二凤畏惧而迟疑地答道。

“在哪里玩了？”

“在村长家的草垛旁玩了。”二凤惊恐地瞪着眼睛嗫嚅地说。

“后来她把你支走了是不是？”

二凤点点头，泪珠已在她眼眶里打转转了。

女人扔掉了手里的马鞭，走回屋里去。收拾完饭桌，女人开始翻箱倒柜找东西，她又把那件红罩衫找出来了，像要出门去走亲戚，可她眼睛里分明有一股火苗在蹿动。男人和孩子惶恐不安地望着她。大门响了一声，他们知道大风回来了，她走进西厢房里去没出来，女人也并没有跟过去问。她依然在做着自己的事情。屋子里寂静得有点可怕。

“孩子她妈，我求求你，不要这样干了，干不得呀，你要闯大祸呀。”

“躲开，窝囊废，该发生的迟早要发生的。”秀珍推开了男人的手，抬腿要往外走去。

“妈……妈——不……不——”男孩跳下炕来，抱住了她的腿。

“看住他，别让他跑了。”女人对冯福说。

男人扯开了男孩的手，哀叹道：“天哪，天哪……”大门哗啦响了一下，女人红红的身影就从院子里黑暗中消失了。

男孩挣扎了起来。男人的两只胳膊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身子，他把头往男人的胳膊上又是撞，又是扭。

“放开他！”大风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门框边，“老实说，他就是不去，我也要去呢！她一定是疯了！”

“我怎么能放他走呢？她可是你们的妈妈呀？”这个老实的庄稼汉哭叫着说：“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都是你干的好事，二凤，二凤，快过来帮帮我——”

不等二凤从西厢房里冲出来，他突然挣脱了男人的手，一头向院门扎去。男人跌跌撞撞追上去，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跌倒在地上，“天哪——”

整个村子里，只有村长家的店铺还亮着灯。男孩急喘着向那亮着灯光的房子跑去。他只恨自己脚下的泥土村路拉得太长，他的腿太短，黑暗裹着他黑精灵的身影一下一下跳跃。村长家的草

垛出现在眼前了，黑乎乎的像一座大房子。他满头大汗撞开了村长家食杂店的门。门虚掩着，村长正在关窗板，对忽然闯进来的他显得很吃惊。

“火……火……火——”他像一条被扔到岸上的鱼，干喘着鼓着腮大张着嘴。

“你说什么？”村长停住了手，奇怪地望着他。

“草……草……草——”村长听明白了，脸白了。不等他拿下窗上的挡板，外面一道红光突然照亮了整个夜空，村长惊呆了！

“金英，快！快起来，着火了——”村长醒过神来撒腿向后屋跑去。

村长家的草垛整整烧了一夜，房子也连着烧着了。第二天早上，治安警察赶到把那个女人带走时，看到村长家是一片冒着余烟的废墟。烧焦了的罐头、糖果发出一阵难闻的气味。治安警察对着那个坍塌下来的黑草垛难过地摇摇头。他想起前不久对村长说过的话，果然被他说中了。

抬眼去瞅村长时，村长正蹲在食杂店的废墟上，号啕大哭着……

接着，他把那个结巴孩子也带走了。这个结巴孩子问起来可能要费点事。他心里在这么想。

孩子走过这里时，从他嘴里清晰地吐出三个字：“黑——草——垛。”

可惜，警察没听到。

立 秋

我们几个一进入北大荒腹地，就像掉了进去。

面包车像一头笨驴一样，东一下西一下瞎闯着。手机也没有信号，无法同外边联系。“真邪门，这条道好像刚才跑过了。”司机小白嘴里嘟囔着，再也听不到早上从佳木斯出来时，他嘴里吹出的愉快的口哨声了。如果不是想着天黑前要赶到八五三农场去，我也会心情去欣赏车窗外的景色的：深秋的田野无论从左边看还是从右边看，都一律地伸向一望无际的天边，刚割过的麦地和没有割过的大豆、苞米地，一垄就有十几亩，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垄的庄稼地。中午在建三江农垦分局吃饭时听人说，这地都是用飞机播种的。路旁不时掠过一片小白桦树林和小柞树林，树叶经霜打过，已呈现出浅黄和深黄色，像一幅幅镶嵌在田野上的油画。

临上车前，那个王局长跟我们说：“你们必须在天黑前赶到八五三去，这个季节夜里都降到零度了，是无法在野外过夜的，而且还有狼。”“有狼？”小白眼里掠过一丝惊悚，这个小伙子恐怕还没有见过狼。“要不，我派个人带你们过去？”王局长说。“不用，别忘了我也在北大荒待过。”老杨说。

现在后悔也没有用了。没心没肺的望月狐头靠在椅背上打呼噜，一股浓烈的酒气随着颠簸的车厢散布开来。中午就因为他贪杯，耽搁了出发的时间。不过那北大荒纯高粱小烧酒，的确好